

浮世绘

一个母亲，孩子即将中考，每天，她变着花样给孩子弄吃的。我看了她的博客，有一句句话，“孩子考完了，也就能拿到新东方烹饪学校的毕业证书了。”

——林特特

人生就好比一艘帆船，它的动力来自风，而并不是它本身。

——潘石屹

牵手是因为彼此的欣赏和气质的接近，自然生活正是大家的状态！

——小冰糖9009

你的敌人决定了你的高度。正如有时候，情敌比情人更重要。

——微杂志

在女人对于感情准确敏感的直觉面前，男人所有的掩饰都将苍白无力，都将徒劳。除非他是一个表演天才；再除非，她是一个

真正的智者，能做到大智若愚。

——王海鸽

其实，记忆一点儿也靠不住。有时候你以为印象特深刻的，当你讲出来，它已经被夸大了，讲的次数越多，被夸大的成分越大。所以，人生真的永恒吗？

——宋丹丹

因为工作关系关注了一些不想关注但是又必须关注的人士，弄得周末早上的越看越郁闷痛苦。下网，一会儿陪她逛街去。

——老沉

选自新浪微博

家春秋

■安黎

踏歌行

天之大，思念何必泪眼

■陈婷舒

几天前开车堵半道上了，郁闷中打开了收音机，正播着一首似曾相识的歌，唱歌的人，音色特别好辨认，费玉清。那歌，是毛阿敏几年前的《天之大》吧。

还是第一次听费玉清版的《天之大》。音质纯净如他，唱这首歌也严丝合缝的妥帖。听到好声音，心情立马大好，只是有点纳闷，怎么今儿播上这歌？从有这歌起，就没听说它大红大紫过，绝对属于点击率不高的“品种”，连我这样的“广播控”也已经很久没有听它了。正想着，电台DJ开始念点歌单，“还有几天就是母亲节……”怪不得！母亲节快到了，这歌，应景。

周日母亲节。明知道“母亲节”“父亲节”都是舶来品，老爸、老妈压根儿没这概念，但觉得借着这些节日问候一声父母，总还是好事。因此一到这类节日的当天，不管我人在哪里，一定想着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。

母亲节下午，照例给姐姐和老妈打长途。姐姐说，几天前知道爸妈要回去，她已经带爸妈出去吃饭，给他们俩提前把节过了。拨通了妈的电话，电话那头老妈说，正换衣服要出门，去哥哥那里，大家今晚过母亲节。

没有更多客套，我和老妈就挂了电话。开门见山，直来直去，事说完就挂，这是一直以来我们跟老妈的通话习惯，从不婆婆妈妈絮絮叨叨。这一次也如此。不过，这个电话打完了，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放松了，像是刚刚完成了某项任务。

有人在母亲节这天的微博上说，“因种种原因，大部分的孝顺动作都是在企图减轻自己对双亲的负疚感。”他说的就是我们，他说得一点都不错。拿母亲节来说，离过节还有一周呢，微博上就开始“造节”了，到周五周六，很多人就四处嚷嚷“今天是母亲节……”他们连5月的第二个周日才是母亲节都没搞明白。不过，能想起各自的妈，有这一分心，这些人也是可爱的，哪天是母亲节不重要。

给老妈打电话前，电视上正反复报道着贫困地区孕产妇的生存现状，最起碼的保健和营养，这些准母亲们都没有。我在微博里说，这个报道刺痛人心。有“胖友”回复说，我们国家还有太多这样环境里的母亲和准妈妈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生、长大，所以我们要尽力让母亲生活得好一点。

看到这些富有爱心的回帖，我突然特别想重新听一次几天前在路上耳朵“重逢”的那首《天之大》。

2009年央视春晚的一大看点，是阔别春晚舞台十多年“归去来兮”的毛阿敏。“妈妈，月光之下，静静地我想你了，静静生在血里的牵挂。妈妈，你的怀抱，我一生爱的襁褓，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……”从词到曲，简简单单，安安静静。在我看来，毛阿敏的《天之大》，是那年春晚的最佳。但春晚结束了，我也很快把它忘了。现实生活往往就是这样：活在一个每时每刻从不缺声音的世界，我们的耳朵在接受了一轮轮碎叨杂乱的轰炸后，我们的大脑自然会时常失忆。

与“费玉清版”的这次邂逅之后，我上网搜来视频，毛阿敏版本，费玉清版本。“……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。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”看着屏幕上这些字，跟着非常简单好学的拍子轻唱。世间最美的文字，莫过咱们的汉字，爱与哀愁，幸福福楚，简简单单几十个字，就戳到了根上。

“思念何必泪眼”，听这个歌，我有些思念谁？我能不能确定。思念谁呢？好像是老爸、老妈，又好像还有其他一些已经很久很久没再见面的人。而明明理智上欣赏着这一句“思念何必泪眼”的洒脱，却又禁不住听歌听到眼眶湿润，是因为“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”吗？

我少年时期记忆深刻的另一首“妈妈之歌”，是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它同样也有诸多版本，众多演绎者中也有毛阿敏，此前有报道说，几年前毛阿敏的母亲过世，此后三年多地不再歌唱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后来当地拿到《天之大》的歌曲小样，她几度落泪。音符里的人心，似乎都格外的柔软，无论是歌者，还是听歌的我们。

《天之大》听多了，也有属于我自己的小发现：它固然是一首歌颂母爱的“妈妈之歌”，但那些美丽的词句，似乎也放诸四海而皆准，同是“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。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”，移植到爱情歌曲里，痛楚或幸福，其生成逻辑和轨迹，也是一样的。

并不是所有歌曲的歌词，都值得我们用“情怀”二字加以褒扬。但《天之大》的创作者陈涛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为长篇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写过那首经典不衰的《为一句无声的诺言》，前几年又写出了《暗香》。他的词从来都有着某种情怀。在我看来，《天之大》阐释的，就不仅仅是母爱，而是一切爱的哲学，随你怎么理解。

公婆回老家后的第一天，陈沂兴奋得有些空旷。

沙发上没人，电视里没声，厨房里也没人，陈沂进门换鞋的时候有点恍惚，往日人头攒动的客厅如今空荡荡的，略一探头就能看见阳台上的巴西木，哎，原来它长势如此喜人，郁郁葱葱，枝繁叶茂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送走了婆婆，陈沂就是一个幸福的媳妇。

之前的不幸福，简而言之，是两代人观念相左带来的物理反应。要命的是，反应形式多种多样，可万变不离其宗，本质依然如初，婆媳间此消彼长的拉锯战好像永远画不上休止符。

不幸的是，消的那一方，看上去非陈沂莫属：电视每天工作16小时，3/4是在演绎八路和鬼子之间的明枪暗箭；一家五口发音最不标准的就是自己，牙牙学语的儿子都是一口地道的山东方言；饭桌上，十天有九天主食是馒头，所以，于陈沂来说，“不吃主食”实在算不上什么减肥心得。

谁说的，家里只能有一个女主人？婆婆回去了，那条通向贤妻良母的道路就不再是崎岖小径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康庄大道。

陈沂决定，在这条路上奋勇前进，迅速成长为事业家庭两不误的新女性。

首先要整治的就是阳台。

过日子的老头、老太太什么都会不得扔。纸箱子、饮料瓶、绳子、烂木头，诸如此类，拉拉杂杂，要么堆在阳台上，要么散落在抽屉里。这些“值钱”东西充斥陈沂的视野里，挤占着本来就不富裕的空间，美丽的干花束之高阁，可爱的抱枕压了箱底，哦，还有那些挤眉弄眼的布偶捆在一处个个都成了面瘫。

陈沂打算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地扔垃圾桶，可数目庞大，要弄到楼下光电梯就得上下无数趟。无法，只能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，叫个收废品的上来连锅端。折腾完，陈沂满头大汗，两只手黑得跟抓了煤球似的，唉，人赚22元也聊以自慰吧。

接下来，就是家务活动，这才是贤妻良母的重头戏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陈沂一直是“忍”字当先的。

遥想当初，婆婆包饺子，那阵势之大，让陈沂咋舌：盆上、案板上、地上，哪儿都是面粉；和面的盆、煮开水的锅、盛饺子的盘子，杂乱无章挤在一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厨房里械斗火拼来着。

陈沂受不了，跟老公抱怨，不过没引

起共鸣，人家只是抬抬眼皮给了个建议：你可以去收拾啊！

多么恶毒的引君入瓮之计啊！这个看不惯自己干，那个受不了自己弄，等成了惯例你想撂挑子，没人会同意：你不干谁干呢？

好在，这些顾虑已经随着婆婆的“离职”烟消云散了。

公婆回家的第三天，陈沂下班接了儿子回家之后，开始了烙饼大业。舀好面粉，倒好温水，醒面的时候定时熬粥，接着配酱铺案板拿擀面杖，只等面好后再一展身手。

谁说家务缺乏技术含量？看看这安排，一步步承上启下行云流水，正是统筹学的完美体现，陈沂又想起了当初的饺子作业现场，嗯，高下立现啊！

可是，接下来一个多小时差点要了陈沂的命，脚后跟站得发酸不说，馅包少了擀得还不匀，儿子张大嘴吃了两口看不见肉，马上撇嘴表示抗议。

陈沂郁闷坏了，越发手忙脚乱，锅里的饼忘了翻，糊了。

经此一役，陈沂对贤妻良母的追求打了折扣，大工程是再也不想上了，可受牵连的还是不少。

最先倒霉的还是花花草草。陈沂对花草的喜爱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，不记得浇水，只喜欢倒腾形状花色各异的花盆，巴西木亏得遇到了老头、老太太才保住了小命，当然，它现在需要跟别的兄弟姐妹一起重新适应干旱缺水的生活。

然后，陈沂打算放弃厨房这个兵家“重地”。

陈沂的老妈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锅碗瓢盆中奋斗，厨房要干净爽利是基本的。她虽然不如老妈那么挚爱油盐酱醋，但多少有些厨房情结——这里是一个女人成长为贤妻良母的主战场，从一窍不通的拙妻到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妇，这里端出去的每道菜都品得出生活里的酸甜苦辣。



径，整日面红耳赤鸡飞狗跳，不屑为之；后者，俨然就是无敌女金刚外加傻大姐，不想为之。

所以，在有更好的办法之前，还是牺牲了那点儿贤妻良母情结，接着练“忍”字功吧。

黑咖啡

■李帆

十天之后，陈沂开始回忆老太太的好。

再撑一周，陈沂开始盼着她迅速归来。陈沂想过，婆婆管家你要想不受委屈，无非两招：要么，婆婆当面过招，是锣是鼓不掰扯清楚不罢休；要么，大包大揽事抢先，用不着老头、老太太插手就搞定所有家务。前者，陈沂觉得是泼妇行

■冯雪梅

谁想被旧爱一辈子打扰



“相见不如想念”。她要是嫁给我，肯定不是这样！——他们说。那些遭人拒绝的，验证了当年对方的选择错误；那些拒绝别人的，验证了自己弃人而去的英明。也不乏同情和感伤，就像好些年前，KTV包房里，那些酒足饭饱的中年男人，昂扬着发福身躯上的头领，高歌一曲《小芳》。

所谓的旧情难忘，不过是一厢情愿。或许爱情真的回来过，他只是想忆旧。站在你眼前的这个人，不是你的救命稻草，不是你不幸不满的制造者，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折磨，更担负不起你深藏于心的愿景。

各有不同的旧爱，尽管都是“过去时”，却总能对现在和将来产生影响，宛若低声吟唱中，那挥散不去的“味道”。明知纠缠无用，偏偏身陷其中，懊恼、执迷、报复、埋怨……

那些个“真情告白”之类的节目里，失意女子是如何痛斥前男友或者前夫？不负责任、不思进取、滥情、欺骗，简直一无是处。酣畅淋漓的责难，除了宣泄胸中块垒，并无多少省悟。爱情从来都是一场双人秀，配合高超的，必然是高超的舞者；糟糕蹩脚的舞伴，多半并不高明。不是要你对方的过错负责，而是有些时候，绝然离去远胜过作茧自缚。

并且，很多时候，遇人不淑不是一次，而是一而再，再而三。感情也有路径依赖，它一定在执迷不悟者身上循环往复。没有人能够让你不幸，除非是你自己。断然否定旧情，其实也是轻易否定自己，感情是两个人的，彼此都有责任。在指责中把过失推得一干二净，下一回难免重蹈覆辙。

还有些人，已经决然了断，偏又心存不甘，有意无意的在过去生活里纠缠。

分手了，却一直留着人家的钥匙。不定期地登门造访，一边收拾混乱不堪

的房间，一边絮叨——如果对方恰巧在家的话，就再次指摘对方的“恶习”；如果不在，就以短信的方式——“对不起，碰巧路过，进去看了看”——告知自己的到来。要是发现暂存的东西，拖鞋、照片、护手霜不见了，移了位置，就一定要把它们找到，复原。她们不甘从对方的生活中完全消失，哪怕是影像，是记忆，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物件，也一定要有所存留，好通过它们，让彼此有丝丝缕缕的关联。

也许是习惯中的无意识，即使结束了婚姻，也还觉得自己拥有不可剥夺的“特权”。言情剧里是如何演绎的？如果前妻有难，不管是车胎扎了，还是职场遇挫，或者大病小恙，好男人一定即时现身，相扶相助。这种情感惯性，在强加给男人不该承担的义务的同时，女人们也在牵扯不清中无法重生。

那些决绝而去的，也不乏“复仇”者。要么和竞争者一争输赢，要么让负心人承受苦痛。例子随处可见：在知道自己暗恋的人选择别的女人之后，赌气把自己嫁掉，要以幸福为代价，让对方良心不安；甚至，用伤害自己的极端方式，报复折磨。如果感情成为赌注，实际已无爱可言，“一剑浪思仇”的快意中，有的只是占用。

没有一种感情投入，毫无风险，失误在所难免。挫败的经历，让我们了解人性的缺陷，感知世事冷暖。缘分天定，总有不期而遇，也总有擦肩而过。美好回忆也罢、抱怨悔恨也好，该记得的都会记得，要遗忘的也一定遗忘。

不如放手。都曾年少无知，都曾犯错，爱或者恨，最好的报答或报复，都是我过得更好。对爱者而言，因一分爱在心里，有惦念支撑，为他也为自已过得更好；对恨者来说，旧情的存在早就没有杀伤力，一切都不再与他相关，没他，也能过得更好。一定要有个高下对错的话，就包容那些恩怨是非，你的优雅将证明，放弃你是他最大的损失。

情景

接

魏传民/摄 博联社/供图

伤不起的乐天派

一个人的性格发生改变，往往有外力的作用。振海曾经是个宽厚大度的人，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也就半年光景，他变得敏感脆弱，成了一个作派类似神经质的艺术家。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无非两招：要么，婆婆当面过招，是锣是鼓不掰扯清楚不罢休；要么，大包大揽事抢先，用不着老头、老太太插手就搞定所有家务。前者，陈沂觉得是泼妇行

径，整日面红耳赤鸡飞狗跳，不屑为之；后者，俨然就是无敌女金刚外加傻大姐，不想为之。

所以，在有更好的办法之前，还是牺牲了那点儿贤妻良母情结，接着练“忍”字功吧。

一个人的性格发生改变，往往有外力的作用。振海曾经是个宽厚大度的人，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也就半年光景，他变得敏感脆弱，成了一个作派类似神经质的艺术家。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无非两招：要么，婆婆当面过招，是锣是鼓不掰扯清楚不罢休；要么，大包大揽事抢先，用不着老头、老太太插手就搞定所有家务。前者，陈沂觉得是泼妇行

径，整日面红耳赤鸡飞狗跳，不屑为之；后者，俨然就是无敌女金刚外加傻大姐，不想为之。

所以，在有更好的办法之前，还是牺牲了那点儿贤妻良母情结，接着练“忍”字功吧。

一个人的性格发生改变，往往有外力的作用。振海曾经是个宽厚大度的人，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也就半年光景，他变得敏感脆弱，成了一个作派类似神经质的艺术家。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无非两招：要么，婆婆当面过招，是锣是鼓不掰扯清楚不罢休；要么，大包大揽事抢先，用不着老头、老太太插手就搞定所有家务。前者，陈沂觉得是泼妇行

径，整日面红耳赤鸡飞狗跳，不屑为之；后者，俨然就是无敌女金刚外加傻大姐，不想为之。

所以，在有更好的办法之前，还是牺牲了那点儿贤妻良母情结，接着练“忍”字功吧。

一个人的性格发生改变，往往有外力的作用。振海曾经是个宽厚大度的人，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也就半年光景，他变得敏感脆弱，成了一个作派类似神经质的艺术家。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无非两招：要么，婆婆当面过招，是锣是鼓不掰扯清楚不罢休；要么，大包大揽事抢先，用不着老头、老太太插手就搞定所有家务。前者，陈沂觉得是泼妇行

径，整日面红耳赤鸡飞狗跳，不屑为之；后者，俨然就是无敌女金刚外加傻大姐，不想为之。

所以，在有更好的办法之前，还是牺牲了那点儿贤妻良母情结，接着练“忍”字功吧。

一个人的性格发生改变，往往有外力的作用。振海曾经是个宽厚大度的人，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，也就半年光景，他变得敏感脆弱，成了一个作派类似神经质的艺术家。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无非两招：要么，婆婆当面过招，是锣是鼓不掰扯清楚不罢休；要么，大包大揽事抢先，用不着老头、老太太插手就搞定所有家务。前者，陈沂觉得是泼妇行

